

忆往昔 峥嵘岁月稠

葛东兴

我第一次来贺西时,贺西刚被汾西矿务局兼并一年有余,正处于边技改边生产时期。正是1999年端午节前后。我随电视台的摄像师傅一起来贺西做慰问和采访。

一到矿区,眼前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初夏的风刮过来,刮起满天尘土,有沙场秋点兵的气势。下了车,我们先做慰问采访,然后在食堂就餐。

说是食堂,实际上就是在一个露天的高地上,这个食堂运行了不短时间,后来,才在顶棚下添加了一台电视机,应该在2000年左右吧。棚子下后来还添了一张乒乓球桌,这大概就是那时贺西人最早的文化生活了。

沿着山路返回的路上,好像有一种东西在心头涌动,是一种什么力量在膨胀,这力量大概就是一种叫做希望的东西。因为,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看不到沮丧,听不到抱怨,只看到笑脸,看到繁忙。好像是春风拂过的感觉,虽然满天风沙,却感觉地底正悄然滋长出浑厚的绿意。

来贺西那天是1999年10月25日。来到贺西,才真正体验到了这里的艰苦。我们五六个人挤在一间排房里,床位横千竖八,铺盖很是简陋。隔壁就是澡堂,其实就是两个水泥池子。那时官兵平等,无论领导还是职工,都在一个池子里洗澡,干群关系很是融洽。

因生活单调,或工作使然,抽烟的人很多。人们抽的烟有一块五的金钱湖,两块钱的天官赐福。三块钱的金旅纳,两块五的蝴蝶泉就算是好烟了。十块钱的国宾已经是上等烟了。

许多人学习做饭,也从那时开始。和面时,年长一些的同事会教:面要三光,手光、面光、盆光。

贺西这个地方,让男人变成女人,让女人变成男人。男人们要学会自己做饭,洗衣,有时还得备点针线,自己缝补衣物。女人们,则在思家流泪后,不得不变得坚强起来,像男人一样工作。

来贺西不久,因生活单调、枯燥,便和一个同事合伙买了一台录音机,一人二十共四十。这台录音机,是当时仅有的两台录音机之一,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家电和娱乐设施。

那时,人们的工资每月只有四五百,而且还是先发一半,扣一半,但人们离家在外,常聚在一起苦中作乐,倒也不觉得多苦。

这一扎根就是十九个年头。回想起来,似乎很漫长,但又觉是一瞬。后来,经常听到有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们抱怨贺西条件的艰苦,我就很想对他们说——贺西的以前。有了对比,他们就会对这片土地充满感恩和热爱。

有一段时间,因为修路。车辆无法进出,回家的人要步行上几公里,常常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那情形,像红军长征一样。那时,青银高速没有开通,太中银铁路也没有开通。回家,就这么一条路。平时还好,虽然慢,总能回得去,遇上下雪,就愁眉不展了。但人们回家的心是那么迫切,只要有车跑,就有人回,而只要有人回,车就敢跑。

如今,许多职工都开上了私家车,回家,已是说走就走的事了。

走过艰难困苦,贺西从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窑,脱胎为光芒四射的璀璨明珠,在十九大春风的鼓舞下,贺西一定会在新的征程迸射更加耀眼的光芒!

作者单位 贺西煤矿

我的“转型”

张存明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中退休好几年了,退休后短暂休整几个月后,于2014年6月中旬来到南京。也就是从那年开始,“老漂族”的“转型”生活正式拉开序幕!五年来,我的“转型”中没有二次创业的再辉煌,也没有旅游者的精彩回放,在平平淡淡中体会的是家庭温馨和身心疲惫的兼而有之,体会的是少有爱好的收获和倒逼中生存能力的提高!

我是2013年从企业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一年后正式退休,刚休息的前五个月,是我的适应期。回想四十四年的职场喧嚣,前十二年在化工行业三班倒了八年,每天骑自行车往返三十里路上下班,苦脏累险活儿一个不差,后来走上管理岗位,又背负着企业生存发展和职工吃饭的压力,每天处理不完的繁杂冗务,接不完的电话,说不尽的烦恼,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是早点退休吧,回家落得个轻闲。此话说是说,但习惯了四十四年的上班下班吃饭睡觉的固定模式,当真猛然一下不上班了,心里到又觉得挺失落孤寂,空落落的。看着每天从窗前马路上过往的上下班人群,心想,我今天干啥呢?

好在这样的时间不长,短暂的休整后,2013年7月份,在省城儿子家照看孙儿的老伴儿让我随她一起照料孙儿,自此我走出家门,走向太原,走向南京,开始了我人生另外一个阶段的新生活。“转型”第一阶段正式开始。

2014年这一年,已经九十七岁的父亲风烛残年需要人照顾了,与此同时,南京刚刚三周岁的孙女也需要照料,怎么办?分身无术呀,6月14日和老伴儿先去南京接了来照看孙女的工作,“转型”第二阶段开始。从此我开始了山西南京的周而复始的穿梭,四十天一个来回,服侍完父亲的轮班,再去南京帮老伴儿照看孙女,习惯了上班时出门就坐小车的我也安于拎着大包小包坐上绿皮火车往返,一年来来回跑六七趟,过去的同事经常见不到我,开玩笑说我成了外地人,有的朋友们戏说我是给钱路民航做贡献。

“老漂族”的转型让我在有所得的同时也有所失:因为在南京“山高路远”没及时赶回家,痛失了和老父

亲临终前见面的最后一次机会,终身内疚抱憾。远离了自己的安乐窝,一年多时间在介休太原南京三处奔波,家已成了物业费,取暖费,有线费,宽带费照缴不误的“空巢”。

进入2017年,春节前我和老伴儿从南京回家过年,“夫妻双双把家还”。春节过后,我独自一人“下江南”,“转型”进入第三个阶段,真正单枪匹马的一人模式开始,考验我的独自生存能力进入新阶段,说实在,这种现实自己实在不想接受,但两个儿子家各居一方的特殊情况和对我们的需要,老两口不得不分开,两城一家南北相望。三月份的一天,雪花飘洒,乍暖还寒,我再次来到南京,不得不独自一人担负起买菜做饭接送孙女的全套工作,我综合南北饮食习惯,尽十二分的力,学习做好适应孙女口味的饭菜,到菜市场熟悉与北方不同的菜品,了解和比较实时的市场价格,向卖菜商贩和买菜大妈学习各种菜品的烹调做法,在手机上下载做菜做肉做鱼做虾做美食的APP,大胆实践,用心操作,不到一年光景,我基本学会了山西常吃的各种面食的做法,什么面条,切卷子,揪片,刀削面,抿格斗,擦格斗样样会做了,这个月还学会了做拨烂子。

人生就是这样,不管你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还是成就辉煌的企业家,不管你退休前是派头十足的官员,还是盆满钵满的生意人,都要退休走“转型”这一步,退休后的“转型”是人生又一个阶段角色的转换,不管你是否愿意,这是常规常态,有的人选择了功成名就后自觉隐退隐居,有的人是处于无奈的被逼顺应,有的人是以积极的心态迎接“转型”的到来。这就是当下最具中国特色的退休养老模式。不管咋样说,人生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任务,该转型就转型吧,与其被动消极不如积极迎接,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常换常新就与时俱进了。生活中的我是一个有惰性的人,通过这几年不自觉的倒逼式渐进式“转型”,我起码提高了独自生存的基本能力,适应了一个人独立自主处理生活琐事,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作者单位 设备修造厂



近乡情更切

刘颖

我想,对一片土地的爱,一定源于爱她那里的人,爱她那里的风俗,爱她那里能给了自己归属感与安全感。

我的家乡那里有高山,高山上有怡人的清风,清风吹动着七佛塔上的风铃,风铃发出禅意的振动,使人的灵魂熏陶、沉淀、升华,久久不愿离去。那里有肥沃的土壤,滋养着种类丰富的农作物,玉米,豆角,毛豆成熟了,迫不及待地吃在嘴里,浓浓的甜味在心里。那里有一脉相承的长辈与晚辈,有儿时的小伙伴和房前屋后的邻居,大家围在一起聊聊天,讲述着各自的故事。

2020年8月9日,这一年我28岁,在这一特殊之年,瘟疫快要离开我们的时候,我又一次坐上了熟悉的大巴,去走近她,品味

她,享受她。还有一个小时就到了,离得她越近,我就越激动,多么想一下就到了下车的高速路口,依偎在她的怀抱,每次回老家,大多都会在车上产生这种感觉,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感觉逐渐被该有的成熟压抑的没有那么激烈。但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时,那种伤痛与期待,还是那么记忆犹新。

我爱她美丽,清香,温暖,有人情味;我恨她决别,分离,从来没有与我感同身受。

我与她在爱与恨之间游走,踌躇,彷徨;或许这就是我与她的命运。

大巴车快到高速公路了,我的父亲在那里接我,我再一次踏上了这方土地,续写着与她的生死离别。

作者单位 高阳煤矿

